

又一次踏上回家的旅程。这是初秋，我有一些日子没有回老家了，忙于一些采访和到各地采风，连电话也差不多忘了打。

其实，愈是不打电话，心里愈是不安，愈是感觉亏欠着父母许多，不知从何时说起了。

趁着放假，赶紧做完了手头的事，让孩子买上往返票，心里才有点踏实，毕竟马上就要回家了。然后和父母打电话，起初的第一次电话没人接，心里又揪着。等十来分钟后再一次拨电话，感觉到母亲慢慢挪到床边接电话的急切。

母亲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我心里还是颤了一下，为自己的推脱和懒惰自责。我还是善意地心虚地说出差等等，但这只是自我安慰而已。

不免愧疚不已。现在手机随身带，连一声问候也这么难吗？还是自我的不细心不体谅父母的自

我思想作祟。

想想二三十年前，我当兵后的思念家乡想念亲人之情，只能用写信来寄托相思，几乎每天都给父母写一封信。识不了多少字的父母不论遇到怎样的事情也是每封信必回的。

父亲当过兵，体悟过在外的思念之苦；母亲心细，牵挂着每一个在外的孩子，不会让我们的信有一天空等。

岁月一晃过去了三十年，我也由一个懵懂的青年到如今鬓生华发。岁月就是这样野马无缰，那些日子去了哪里？所有在外的行旅累积成万般无奈，积成了心灵的雪，沉甸甸地越积越深，难以融化。再想回到从前一天，也只能成为了妄想。

只等有了一点空闲，回家去，

那片刻的宁静与安详，是世间最美的时光了——

与父母亲坐在堂屋的墙根里，晒着暖融融的冬阳，喝着一壶刚沏上的热茶，猎猎的北风，也被我们忘在了九霄云外。

说着往事，一点点成绩或者进步，对父母来说，它都是那样让他们心里洋溢着自豪。

小麻雀在香椿树上叽叽喳喳，白墙青瓦的四合院，隔绝了世间所有的纷扰与争名逐利。心如此舒畅，空气里弥漫着久违的亲与温暖。

在世间，只有父母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不会给你丁点的压力，不会抱怨你写信少了，钱物给得多给得少。

只有在父母身边，你可以喝得酩酊大醉，而心沉沉地贴着故

乡的土地安眠。

可是这样的日子少之又少，每一次回家的照片，都按时间来排列，二三十年也就是几十个场景的一闪，似乎蒙太奇，一个画面与一个画面间，人已经改变了容颜。

他们在大门石台边上一次次翘首期盼我们回家的急切，他们在大门石台边送我们离去时的不舍，永远定格在那里，最后将会成为人生的绝唱。

每次都是这样，你的行程匆匆，仿佛还没有说够话，仿佛还没有坐暖那个小板凳小马扎，仿佛还没有好好看看四合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仿佛还没有给父母亲做完你想着做的事，你就开始踏上离家的路。

你离开家，心又开始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你走得越远，心越在梦驰神往地回家，回家！



金庸逝世一周年前夕，在金庸当年读大学的地方，由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举办一场“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向海内外各路好汉发出英雄帖，无疑是今日武林之盛事。笔者接到请柬，欣然前往。

10月25日下午，我见到了诸位“大侠”，北大教授、已86岁的严家炎，北大教授陈平原，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武侠小说评论家陈墨、周清霖、罗立群、汤丕哲、陈建华等诸贤，拱手见礼，神飞气扬，果然是豪迈而快意的相聚。

翌日，研讨会在苏大礼堂召开，座无虚席。

坐在我身边的是研究武侠的苏州前辈徐斯年。徐老已82岁，但精神矍铄，他写过《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侠的踪迹》《王度庐评传》等著作。他认为萧峰（即乔峰）是金庸笔下最好的人物，大侠往往有悲剧性的下场。萧峰、张无忌便是。

严家炎回忆他与金庸数十次相晤，有两次在金庸寓所的书房内。他说金庸是个极有毅力的人，他去英国考博，已83岁，接受考试三小时，回答了导师提出的关于历史、文学等问题。严教授说，一个人一生中自己做想做的事，很不容易，但金庸做到了，他是个成功的报人，也是杰出的武侠小说家，他的新武侠小说集历代武侠小说之大成。

写了13本金庸小说研究的评论家陈墨说，金庸的出现，是二十世纪文坛的奇观。他说金庸具有八种身份：报人、作家、学者、影人、译者、商人、国士与政论家。金庸又无疑是中国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之一。

除了回忆金庸与评论金庸小说的艺术性，陈平原讲的是《另一种大侠精神》，他说，金庸有很强硬的内核，一生不服输，功成名就后还在晚年招收博士生，面对非议，他笑傲江湖，特立独行，这便是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

陈子善谈金庸小说之外的散文，他写的小品，保持了报人叙事清楚的特点，文章有弦外之音。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设想成立“中国武侠小说百科”；金庸小说英译本作者张菁谈了她翻译《射雕英雄传》时碰到的困难以及英译本出版后的反响。学林出版社编审周清霖谈他四次会晤金庸，金庸把苏州写入武侠小说，他特别赞赏评弹，对严雪亭、蒋月泉、张鉴庭的说书艺术赞不绝口。金庸在浙大招收的唯一男博士卢敦基也到会发言，他透露自己当年考入金门当博士的过程，还谈了金庸“武侠地理”之创见。

如有不知名学者与会，比如，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沈君如谈《神雕侠侣》与戏曲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钟正道对《连城诀》表现手法提出独特见解。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谈金庸小说中写少数民族契丹、满族及外族高丽人的特点；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宋杰伟则谈了心理情感与金庸叙事方式间的联系。

笔者在会上谈金庸新武侠对中国文学的三大突破，第一突破了传统武侠的思想艺术高度；第二金庸小说第一次打破了从中国历来壁垒森严的雅俗之间的界限，赢得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的共同喜爱；第三是打破了传统经典小说写人的文学模式，《三国演义》褒刘贬曹，《水浒传》褒宋江，而读者最喜欢的对象却是诸葛亮、关羽与武松、鲁智深。金庸对其笔下的一号人物，不极力美化，而让他受尽磨难，经历九死一生的坎坷遭遇，令狐冲、张无忌、狄云、石破天等人物成长都有一段令读者由同情到喜爱的过程，金庸对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有新的突破。

会场上，五十多位论剑者为今后金学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东吴论剑」说金庸
曹正文

帮别人等于帮自己

李佩玉

奔七的元元，依然不改乐于助人古道热肠……
一个闷热的午后，刚下班的元元照常骑着自行车匆匆回家。经过小区门卫时，有个面熟陌生的老人焦虑地喊住了他，原来他家里的电扇突然不转了，老人的儿女要等到周日才来父母处。元元听罢立即回家拿起工具箱就跟到老人家忙活起来，电扇重新运转了。面对老人由衷的酬谢，元元照例不收一分钱地告别回家。

那晚元元做好晚饭比平时迟了些许，妻子猜他又是去哪家“先人后己”了，连声叹道：“哪天咱家也能碰到活雷锋呢？”元元并不多语，只是习惯性地回道“帮别人等于帮自己”。

话音未落，家中门铃响起，元元开门见是邻居阿三，还以为前几天帮他修好的电瓶车又出毛病了呢，谁料阿三高声道：“今天特为喊我家高级技工的舅老爷来帮你家修修门。”果然，元元几经反复调试仍然吱吱嘎嘎的移门经行家三下五除二的手法，须臾就顺畅润滑了。

望着满头汗水却分文不肯收的阿三和其舅老爷背影，妻子忍不住转头向元元投去赞叹的目光。

时过境迁，细细回想起来，其实许多事都应了“帮人等于帮自己”的原理，就说眼下推行的垃圾分类吧，看似自己先帮他人分一分，其实轮回到自己能有多远呢？正如数不胜数的事实早已佐证了“害人等于害自己”一样……但愿我们人人都能从问心无愧做起哦！



灯花

心永远在回家的路上

郭宗忠

那片刻的宁静与安详，是世间最美的时光了——
与父母亲坐在堂屋的墙根里，晒着暖融融的冬阳，喝着一壶刚沏上的热茶，猎猎的北风，也被我们忘在了九霄云外。

说着往事，一点点成绩或者进步，对父母来说，它都是那样让他们心里洋溢着自豪。

小麻雀在香椿树上叽叽喳喳，白墙青瓦的四合院，隔绝了世间所有的纷扰与争名逐利。心如此舒畅，空气里弥漫着久违的亲与温暖。

在世间，只有父母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不会给你丁点的压力，不会抱怨你写信少了，钱物给得多给得少。

只有在父母身边，你可以喝得酩酊大醉，而心沉沉地贴着故

擢升高度

胡海明

昏欲睡，隐约听见“轰炸机编队”由远及近呼啸而来，在你的耳边“嗡嗡”作响，轮番俯冲，直搅得你辗转反侧心烦气躁！打开灯一瞧，雪白的墙上有几只漏网的蚊子吸附在上面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你。这时，我就会羡慕住在三楼以上的

住户，他们窗户洞开，没有纱窗纱门，任由凉爽的晚风长驱直入，因为那时的蚊子十几米的高度是无法企及的，只能在这高度以下寻找“猎物”。那时我就想，倘若以后有能力改善住居的话，一定要住在三楼以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终于如愿以偿，通过置换住到了五楼。令我心旷神怡的是，楼下是一片开阔的绿地，花草茂盛。妻子问我，那么大大一片绿地，要不要装纱窗纱门？我不假思索地说：五楼？用不着！

乔迁新居正好是炎炎的夏日。那一天，我和妻想在阳台上观赏一下宏伟的奉浦大桥吹凉凉的晚风，不承想却成了蚊子“围猎”的目标。妻子花容失色，立马逃到了房间里。由于窗户洞开，家里又亮着日光灯，密集的蚊子从四面八方不停地向亮的地方集结。我赶紧关上窗户，可为时已晚。屋顶有十几只蚊子吸附在雪白的墙上。我赶紧取来“雷达”杀

守护者

王燕

观察和分析，不放过每一个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正是有了拍摄前期的认真准备，我才成功抓拍了《守护者》的自然影像。

拍摄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学习，是一段锤炼，是一项创意，是一份享受。

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说：摄影，意味着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同时认识出现象的本质，又能快速地把有含义的形式，严密地组合起来。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头脑、眼睛、心灵同时集中在同一个轴心上的活动。

这幅《守护者》，正是本人在纪实摄影主题拍摄中深有体会，最终取得成功的组照之一。



一年半前，我们第一次接触武警上海总队某执勤中队“国旗班”，拍摄战士们在人民广场国旗台，迎着旭日，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我被年轻战士们弘扬正气的气场深深打动。从那一刻起，我就产生为国旗守护者进行跟踪拍摄的想法。

从此，我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进入营地，深入学习和了解中队的光荣历史，体验营地生活，与战士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个性，跟踪拍摄战士们日常的刻苦训练、礼仪巡逻、为民服务、老兵退役、文艺汇演和生活点滴等。

对战士们在国旗台上48秒升旗过程中的所有举止，我反复

七夕会

薛松

顶着骄阳，我们带着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城头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想要拍一张没有游客的风景照，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反映出世人对它的热爱。

八达岭，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史称天下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精华，也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的重要屏障。这里地理环境优美，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就是通往晋、蒙等地的交通要道。凭栏眺望，视野所及，难见尽头，一条长龙蜿蜒起伏在山峦峻岭。依山势向两侧展开的长城雄峙危崖，陡壁悬崖上的“天险”两字，说明此处战略位置的重要。城墙多建在高山深处，外侧墙高，内侧墙低。墙体用巨型花岗岩条石和青砖依山而筑，高大坚固。城墙险要处有城

八达岭长城抒怀

薛松

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逃到此处，站在石头上回望京城，留下“望京石”一景。帝王将相在历史的光影中，分别在辉煌与黯淡中远去。长城是一座艺术成就非凡的文物古迹，是中国创造的最美建筑之一，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为了和平，史上还没有哪一项建筑，能与其一样跨越上下两千余年，总长超过两万多公里。

八达岭长城是先辈们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筑起一道保家卫国的壁垒。随着人类的科技进步，它不再是防御入侵的铜墙铁壁，而是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

我游走在城上，想起心头的話：长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厚厚的砖，让我们把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这恰与国歌里唱的那样“万众一心”，方可构建起一座国防现代化的新的长城。

摄影